三

宋板晦庵語録

附録上

太史范先生如圭字伯達居衡嶽長於舅氏文定之家學問淵源有自來矣繼魁別院後寓居建安建陽之溪南文公嘗請問之遂以女妻其孫元裕今長紫芝書院

問忠恕一貫之說

熹頃至延平見李愿中又問以一貫忠恕之說見謂忠恕正曾子見處及門人有問則亦以其所見喻之而已豈有二言哉熹復問以近世儒者之說如何曰如此則道有二致矣非也其言

適與卑意不約而合謾以布聞李丈名侗師事羅仲素先生羅常見伊川後卒業龜山之門深見稱許其弃後學久矣李丈獨深得其閫奧經學純明涵養精粹延平士人甚尊事之請以爲郡學正雅不復應舉而温謙慤厚人與之處久而不見其涯欝然君子人也先子與之遊數十年道誼之契甚深

某蒙喻一貫之說深所願聞忠恕未可便謂之一貫也正如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皆未可便謂之仁蓋由此可至於仁耳惟曾子端的見得忠恕決可至于

一貫故直指以告門人無纖毫隱秘實欲其事斯
語也然則忠恕乃所以爲一貫何二致之有至于
一貫則固無有内外邊際廓然四通八達矣又云
向上一着却自頭上安頭也鄙見如此未知是否
更望明辨勿憚往復之煩所與原仲兄李原中問
荅一貫始末幸全録示三十年前嘗見羅仲素與
文定舅氏論春秋之書後又見先吏部稱之觀原
中師友本原宜其經明行修矣恨未識之耳吾子
所論著與所知之佳士時以見告少慰孤陋乃區
區之懇
某蒙示及一貫之說愈深精確今復有問焉經所

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皆忠恕之義未審此是聖人之極致乎抑學者之事乎試深思之即可見矣更望明告勿憚往復之煩

壹前書所謂忠恕者乃曾子於一貫之語默有所契因門人之問故於所見道體之中指此二事日用最切者以明道體無所不在所謂已矣者又以隨在各足無非全體也忠恕兩字在聖人有聖人之用在學者有學者之用如曾子所言則聖人之忠恕也無非極致二程先生所謂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地變化草木蕃者正所以發明此義也如夫子所以告學者與子思中庸之說則爲學者言之也故明道先生謂曾子所言與違道不遠者異動以天爾蓋動以天者事皆處極曾子所以言者是也學者之於忠恕未免參校彼己推己及人則宜其未能誠一於天安得與聖人之忠恕者同日而語哉若曾子之言則以聖人之忠恕言之而見其與夫性與天道者未嘗有二所以爲一貫也然此所謂異者亦以所至之不同言之猶中庸安行利行勉行之別耳荀下學而上達則亦豈有間隔哉

又蒙開諭忠恕之義見處甚高所守彌固尤深歎
服然忠恕一也而謂學者之忠恕未免參較彼已
安得與聖人之忠恕同日而語則是有二矣此愚
所以不能無疑也曾子之答門人乃直指入道之
門欲學者之事斯語也子思有見乎此故述之于
中庸何不同之有
喜前書所謂忠恕則一在聖人在學者則不能
不異如孟子言由仁義與行仁義之別耳孟子
之言不可以謂仁義為有二則某之言亦非謂
忠恕之為有二也但聖賢之論各有所為而發
故當隨事而釋之雖明道先生見道之明亦不

能合二者而爲一也非不能合盖不可合也強而合之不降高以就卑即推近以爲遠始倚一偏終必乖戾盖非理之本然則乃所以爲不一也曾子專爲發明聖人一貫之旨所謂由忠恕行者也所指既殊安得不以爲二然核其所以忠恕則其本體盖未嘗不同也以此而論今所被教問曲折可以無疑矣不識尊意以爲然否若夫曾子所言發明一貫之旨某前書一再論之皆未蒙决可否某請且有以明之盖忠恕二字自衆人觀之於聖人分上極爲小事然聖人分上無非極致盖既曰一貫則無小大之殊故

也猶天道至教四時行百物生莫非造化之神
不可專以太虛無形爲道體而判形而下者爲
粗迹也孔子所謂吾無隱乎爾者不離日用之
間二三子知之未至而疑其有隱則是以道爲
形以日用爲忠恕粗迹故曾子於此指以示之
耳此說雖陋乃二程先生之舊說上蔡先生又
發明之頗其之愚實未及此但以聞見知之推
衍爲說是以不自知其當否每有請焉更願詳
覽前書重賜提誨不勝幸甚
李原中曰伊川先生有言曰維天之命於穆不
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體會於一人

之身不過只是盡己及物之心而已曾子於日用處夫子自以見之恐其未必覺此是一以貫之之理者故卒然問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於是領會而有得焉輒應之曰唯忘其所以言也東坡所謂口耳俱喪者亦佳至於答門人之問只是發其心耳豈有二耶若以謂聖人一以貫之道甚精微非門人之問所可告姑以忠恕答之恐聖賢之心不如是之支也如孟子稱堯舜之道孝悌而已人皆足以知之但合內外之道使之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精粗不二衮同盡是此理則非聖人不能是也中庸曰忠恕違

道不遠特起此以示人相近處然不能貫之則
忠恕自是一忠恕爾
某蒙録示李原中所論忠恕引伊川之言曰維天
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竊
謂此乃忠恕之極致若夫初學之士則須由中庸
所謂違道不遠者入然後可以至維天之命於穆
不已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一以貫之何二之有曾
子直指以示門人而子思傳得其正矣但將諸經
典聖賢所言忠恕處類聚熟看深思而體認之則
自見矣

問論語疑義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蓋謂信或不近義則言不可復而信近於義者又非必於復言也然言自可復而以動必趍義故也恭或不近禮則自貽恥辱而恭近於禮者又非期遠恥辱也然恥辱自不能及以有禮而不懾故也所因不得其人則不可以爲宗主因不失其親又非必皆欲宗之也然亦可宗矣以其人誠賢故也亦云者言不特可親而已雖宗

之亦可也

荅信與義異名恭未足以盡禮皆相近而已何以見其近惟有信者言必慮其所終未嘗一違於義何至於不可復哉恭者不侮人則人亦無而侮之此禮所以爲藏身之固也恥辱安得而及之

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喜謂此庸言庸行之所必然非以干祿而祿在其中矣與孟子論經德不回者同意或謂告子張以干祿之道疑未安

荅孔子非教子張干祿甚明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熹謂不仁者中無所主樂則思驕約則思濫若有不能一朝居者而況於長久乎惟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所居而安者仁而已矣知者真知仁之爲美以爲利而必趨焉無物足以易之也如此然後可以久處約長處樂無入而不自得矣

荅仁者求在我者也豈以窮約逸樂動其心哉不仁者求在外者也其處窮約逸樂也雖或暫能勉強而非出於誠心則濫與驕不期而自至

是可以久且長哉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熹謂此章諸家文義皆不甚通不知如何說爲是

荅聖人嘗以木訥爲近仁巧言爲鮮仁佞蓋巧言而木訥者也則仲弓之仁宜或人以爲不安矣然古人自謙之辭曰不佞故說者謂佞爲口才若仁人而又有口才是有德而又有言者也庸何傷孔子因或人以不佞少仲弓故明言口給屢憎之不仁以闢之謂不務德而徒事於頰舌者也不曰不仁而曰不知其仁聖人之辭雍

容不迫每每如此再言焉用佞則不足尚之意深切著明矣

聞一知十聞一知二

問或謂顏子所以不可及正不在此子貢蓋失之故夫子亦以爲弗如也　謂聞一知二者猶可以思慮考索而至至於聞一知十則非超然默會於言意之表者不能也不審孰是

荅恐當用後說

吾未見剛者

熹疑此語爲宰予晝寢而發或以申振對則非吾夫子之所謂剛

荅苟無以勝人慾之私則志不足以帥氣焉得剛

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問士民以公事至其宰之室不知所謂公事者何事也若邑之公事則非士民所宜與若身自有公事則滅明之爲人亦多事矣子游何賢爾也某謂此所謂召之役而往役也不知是否以周禮鄉大夫考之則賢者能者皆舍其後子游知滅明之深如此而召役之恐未安

荅公事非若今所謂官司之事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事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

矣

問問知而荅之以此二句何以見其爲知務民之義者何事所以務之如何施設鬼神之爲德體物而不可遺如之何而遠之若謂此在外之鬼神不知鬼神有内外否

荅惟知天下國家之本而道之以德者乃能務民之義惟知幽明之故與鬼神之情狀者乃能敬鬼神而遠知斯二者可不謂之知乎所謂鬼神者即人所事天神地祇人鬼也樊遲嘗請學稼圃之事是不知務民之義也其於鬼神未免有瀆胥諂媚之蔽事雖不見於經觀孔子荅以

敬鬼神而遠之亦在於解其蔽也

何有於我哉述而篇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子罕篇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

問此兩章所稱皆庸言庸行理自當然何與於我哉其嘗爲此說近見所荅何監有知義引此語意相近不知如何

荅呂與叔云我之道舍是三者復何所有黃繼道舊說吾之道如是而已外此吾何有哉觀夫子有言事公卿父兄勉喪事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與學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

之意則黃呂之說似得之矣且伊川解子罕篇何有於我哉意亦類此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

問或說遠暴慢鄙倍近信猶曰有諸中而形諸外動容周旋無不中禮也只就有道者身上說或說此三者皆物之應道之徵也有風動神化之意邊豆之事則有司存抑末也非君子所以化民成俗之本矣兩說孰是

荅動容貌出辭氣正顏色乃有諸中形諸外動容周旋中禮也唯其如此故能遠暴慢鄙倍而近信自物之應道之徵化民成俗之本

兩說相通不見其異也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此章舊說連上文自蘇端明范內翰呂吉甫始離爲一章蘇范謂此思賢而不得見之詩呂謂兄弟相遠之詩盖小雅常棣之一章夫子以其不合而刪去之 近見洪伯山說據尒雅唐棣非常棣棣自是兩物非一詩也洪名居仁篤實之士專靜好學嘗從胡廿二丈游

熹謂別爲一章於文爲便但三家所釋之意則有可疑者竊詳詩意止是覩物而有所思者如

東門之墠茹藘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之類
夫子引之而斷章取義以明學者之志於道則
異於是矣欲之則至何遠之有哉此或逸詩或
刪去者皆不可知也然文意在彼而起義在此
亦詩可以興之意
答論語疏謂唐棣爲郁李嘗觀其花稠密盈條
宜其以興兄弟也然其開也皆相背外向所謂
偏其反而也猶周之同姓分封諸國壤地異處
手足之情寧不思念其如遠何哉仲尼因此詩
章句而發明之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蓋如
唐棣之華其蒂所着實同枝條思而及此不亦

近乎于以明兄弟之恩求道之要無不切當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問此章或連上文或自爲一章未知孰是
荅似可以連上文爲一章
迅雷風烈必變
問禮曰若有疾風震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
衣冠而坐所以敬天之怒也此章所記文相類
而旨意不同不可不察也蓋聖人與天地同體
其慘舒動靜相爲流通無彼此之異故天地之
氣變於彼則吾變於此有不期然而然者此樂
天者之事敬天之怒不足以盡之

荅禮記論語之文相類旨意亦未見其不同所謂聖人與天地同其體其慘舒動靜相爲流通無彼此之異故天地之氣變於彼而吾變於此有不期然而然者此義甚妙但不必以樂天二字結之云爾則敬天之怒亦何害其爲樂天也

問論語疑難

熹問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善人非豪傑特立之士不能自達者也苟不復聖賢之迹則亦不入其奧善人不爲不善者也

荅大舜孳孳取諸人以爲善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善人之道學者之所由也子張可謂切問矣然其爲人狂且過之則有不循軌轍之辭故荅以必踐迹然後能入於室室道之極致處學者所歸宿也

問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不知未出門使民時如何

荅仁人心也惟敬可以存心出入起居未嘗不敬出門使民時言其與物接之際耳苟有時而不敬則安能如見大賓如承大祭也

問孟子疑義

熹問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夫浩然之氣雖曰至大不可揜至剛不可屈以直而無曲養之而無害則亦存乎一體而已安知其能塞于天地之間乎夫道一也義亦道中物也何以言配義與道其謂養成浩然之氣然後可以合于道義乎其謂已有是氣與道義相配乎則氣自氣義自義道自道反成三物矣又曰是集義所生者則氣又獨

本乎義者何以不言道

荅通天下一氣耳其本在於吾身順理以養之固可塞于天地之間不然何以一身之微而能感格高厚至於甘露降醴泉出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義即道也別而言之則人所共由之謂道事得其宜之謂義在我者無不得宜則自反而縮所以養吾浩然之氣者至矣斯氣也雖所固有然養之則生害之則喪故云集義所生

問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堯舜湯武均聖人曷爲一言性之一言身之性之者得非以其孝悌之至乎身之者得非以其仗仁義而

征伐乎然則身之者不若性之者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也何以亦謂之聖人

舜堯舜爲天下得人揖遜而治自然之性莫之違也湯武征伐非其本心特以身任天下不得已焉尔性之身之雖不同及其成功一也故皆謂之聖人若夫仗仁義則霸者之事也

問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君子之言近自目前而道德存焉此言近而指遠者也

舜即心是道豈他求哉以此言之可謂近矣斯道

也極乎天蟠乎地放諸四海放諸萬物無所不通
其文之說如此帶所以束腰腹者也而心處乎其
上腰腹近在吾身自心觀之猶以爲遠所謂不下
帶者明其近之甚耳

問中庸

問中庸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夫狂狷者反中庸之類也孔子何復有取焉

荅小人無所執守恣縱妄作而自以爲中庸實則相反狂狷性有所偏爾儻能俯就企及猶可以至於中庸也

問乾坤二卦

問易有六十四卦俱有六爻而乾坤二卦獨多

用九用六何也卦各有彖象諸卦之彖象皆居
爻之前而乾之彖象獨居爻之後又何也諸卦
之爻下復有象曰而乾獨無又何也
答乾坤二純卦六子之父母六十二卦之祖故有
用九用六與它卦不同古易上經下經彖象文言
上繫下繫序卦說卦雜卦各爲一篇謂十翼後儒
分彖象各在逐卦爻之下以釋經獨留乾一卦存
舊體也

天祿琳琅書目

答朱元晦小東

讀書惟恐不能無疑疑而思思則有通之理承喻去歲看論語近十篇其間疑勢極多非篤志不及此幸令念德一一録示衰老雖益愚當試思之或有管見則以求正於賢者近所著述皆願見之

附録中

浙學之辨

答呂祖儉帖　答潘景愈帖

答孫應時書

先生還自浙中見其士習馳騖於外每語李者且覲孟子道性善及求放心兩章務收斂凝定以致克己求仁之功而深斥其所李之誤以爲舍六經語孟而尊史遷舍窮理尽性而談世変舍治心脩身而喜事功大爲李者心術之害極力爲呂祖儉潘景愈孫應時輩言之按答呂祖儉帖云大抵此李以尊德性求放心爲本而講

於聖賢親切之訓以開明之若通古今考事變
則亦隨力所至惟廣增益以爲補助爾不當以
彼爲重而反輕凝定收斂之實少聖賢親切之
訓也若如此說則是李問之道不在於己而在
於書不在於經而在於史爲子思孟子則孤陋
狹劣而不足觀必爲司馬遷班固范曄陳壽之
徒然後可以造於光明正大簡易明白之域也
又帖云頃來議論一變如山移河決使李者震
蕩回撓不問愚智人人皆有趨時徇勢馳騖功
名之心令人憂懼故不得不極言之○荅潘景
愈帖云某以目昏不敢着力讀書閑中靜坐收

歛身心頗覺得力六國表議論乃是衰世一種
卑陋之說吾輩平日講誦聖賢何爲却取此等
議論以爲標的恐是日前於根本上不曾大段
用工而便於討論世変上着力太深所以不免
此弊向荅子約書亦極言之正恐赤幟已立未
必以爲然耳某老矣不復有意於此世區區猶
欲勉率同志之士熟講勤行以趨聖賢之域不
謂近年議論蠭起高者溺於虛無下者淪於卑
陋各就己見不合至公使人憂歎不知所以爲
計而今而後亦不復敢以此望於今世之人姑
抱遺經以待後之學者○又荅孫應時書云近

年彼中學者未曾理會讀書修己便先懷取一
副當功利之心未曾出門踏着正路便先取落
草由徑之計相引去無人處私語密傳以爲奇
特直是不成模樣故不得不痛非之耳○永康
陳亮同甫以文雄浙閒自負王霸之略而任俠
豪拏先生去歲嘗與書箴其義利雙行王霸並
用且謂漢唐行事非三綱五常之正以風切之
是年秋同甫始有書來辨難先生數書往復極
力開諭同甫未嘗不心服焉按同甫最後有帖
云祕書之李至公而時行之李也祕書之爲人
掃尽情僞而一於至公者也故亮獨歸心於門

下有公則無私私則不復有公王霸可以雜用則天理人慾可以並行矣亮所以縷縷者不欲更添一條路所以開拓大中張皇幽眇而助祕書之正學也豈好爲異說而求出於祕書之外乎○先生嘗曰海内學術之弊不過兩說江西頴悟永康事功若不極力爭辨此道無由得明

鵝湖辨論

淳熙乙未先生餞東萊至鵝湖陸九齡子壽九淵子靜劉清之子澄來會相與講其所聞二陸俱執己見不合而罷

鵝湖辨論今無所考按是時陸子壽有詩云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註翻榛塞著意精微轉陸沉珍重友朋勤琢切須知至樂在如今陸子靜和云墟墓興衰宗廟欽斯人千古最靈心消流積至滄浪水拳石崇成泰華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

處真僞須先辨只今先生和云德業風流夙所
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籃
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
却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以詩觀之
則學之同異可略見矣其後子壽頗悔其非而
子靜終身守其說不變○按東萊與先生帖云
陸子壽前日經過留此二十餘日翻然以鵝湖
前見爲非甚欲着實看書講論心平氣下相識
中甚難得也先生答云子靜似猶有舊來意思
子壽言其雖已轉步而來曾移身回思鵝湖講
論時氣勢今何止十去七八耶子壽歿東萊又

有帖云陸子壽不起可痛篤學力行深知舊學之偏求益不已乃止於此於後學極有所係也

○先生祭文亦曰念昔鵝湖之下實云識面之初兄命駕而鼎來載季氏而與俱出新篇以示我意懇懇而無餘厭世學之支離新易簡之規模頑予學之淺陋中獨疑而未安始聽莹於胷次卒紛激乎談端徐度兄之不可以辨屈又知兄必將反而深覿逡巡而旋返悵猶豫而盤旋別來幾時兄以書來審前說之未定曰予言之可懷逮予辭官之未獲停驂道左之僧齋兄乃枉車而來教相與極論而無猜自是以還道

合志同何風流而雲散乃一西而一東○東萊
又有帖云子靜留得幾日鵝湖氣象已全轉否
若只就一節一目上受人琢磨其益終不大也
先生嘗云子靜舊日規模終在其論爲學之病
如此即只是意見如此即只是議論如此即只
是定本某因與說既是思索即不容無意見既
是講學即不容無議論統論爲學規摹亦豈容
無定本但隨人材質病痛而救藥之即不可有
定本耳渠却云正爲多是邪意見閑議論故爲
學者之病某云如此即是自家呵叱亦過分了
須着邪字閑字方始分明不教人作禪會耳又

教人恐須先立定本却說上面整頓方始說得無定本底道理今如此一槩揮斥其不爲禪學者幾希渠鉅唯唯然終亦未有窮已也觀此則陸氏兄弟後來所向不同亦可見矣

無極之辨

荅陸子韶子美書　　程端蒙責子靜書

荅陸子靜書　　李方子跋象山遺言後

初子靜之兄子韶子美嘗有書與先生言太極圖說非正曲加扶掖終爲病根意謂不當於太極上更加無極二字先生荅云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以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虛寂而不能爲萬化根本又曰無極只是無形太極只是有理子美不以爲然而詆濂溪不已是夏子靜自謂其學少進因爲之

申其辨以詆濂溪第一書有曰易之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況太極乎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言無中也豈宜以無極字加於太極之上無極二字出於老子聖人之書所無有也先生答書有云大傳既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真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爲也故語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名二物實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者正

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爲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爲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爲通貫全躰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今乃深詆無極之不然則是直以太極爲有形狀有方所矣直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則又昧於道器之分矣又於形而上者之上復有況太極乎之語則是又以道上別有一物爲太極矣如老子復歸於無極乃無窮之義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子靜第二書有曰老氏以無爲天地之始以有爲萬物之母以常無觀妙以常有觀徼直將無字搭在上

面正是老氏之李豈可諱也先生答書有曰詳
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二周子之言有無以
有無爲一正如南北水火之相反更請子細着
眼未可容易譏評也久欲奉報又恐徒爲紛紛
重使世俗觀笑既而思之若遂不言則恐李者
終無所取正是以終不獲已而竟陳之子靜再
書其辭益憤先生荅之以爲凡辨論者亦須平
心和氣子細消詳反覆商量務求實是乃有歸
着如不能然但於匆遽急迫之中肆支蔓躁率
之詞以逞其忿懟不平之氣則豈有君子長者
之遺意乎如曰未然則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

尊所聞各行所知無復可望於必同也言及於
此悚息之深〻時程端蒙嘗移書責子靜曰閣
下之學偏而不正端蒙屢以責老先生不能正
色明辨如孟子之於楊墨而其逡巡寬厚終欲
挽閣下而回之此真聖賢愛人之度量而閣下
曾莫之察不自反己而務以言語相軋意氣相
傾不能平心定氣雍容辨詰以求真是之歸顧
乃以市道之人遇小利害有所不平則喧爭鬬
擊言色俱厲焉有學聖賢之學而有此等氣象
哉甚爲閣下不取也閣下之學疑似足以惑人
頗爲後生所尊仰願黜其私意平觀此理必求

講明以歸於是庶不終自誤而亦不以誤人孔子曰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愚於閤下深有望焉子靜閱其書怒而焚之○李方子跋象山遺言後云象山之學其所謂賢智之過者與今觀是編亦可槩見言心而不及性則理之存於吾心者弗之察矣是其所謂心者特精神之運動而已言知而不及行則理之在於綱常日用間者弗之察矣是其所謂知者特空寂之悟脫而已大本既失言益偏駁故以持敬爲杜撰則是聖賢教人以敬爲入德之門者皆爲欺天下後世也以實學爲意見則是聖賢教人思

索論辨體驗充廣之功皆爲正理之障礙也以傳註爲榛塞以文義爲蛆蟲則是顏子不必博文孟子不必詳說而凡章句訓詁皆可一舉而盡棄之也以往言大訓爲先得我心之同然則是聖經賢傳但爲我心之印證不必就此而觀亦可以有得也以己之未克則雖自命以仁義道德爲期以至聖至賢之地皆其私則是孝者未至乎仁而不可有求仁之心未至乎聖而不可有希聖之心苟有是心則皆爲己私而不可不克也嗚呼豈其內錮於異端之實而外託於儒道之名欲求所謂語言道斷心行路絕者而

姑文之以是說者耶伊洛大賢倡明絶学其功不在孟子下矣乃以爲不足與斯道之傳自謂孟子之後其傳獨在己也孟子之学果若是乎若乃晩歳太極之書挾忿懟之氣肆荒蕪之辨則雖其門人高弟之爲是編亦不得而載矣彼其自謂全而實偏自謂精而實粗自謂正而未免於邪既以自誤又以誤人絶升高自下之塗起欲速好徑之弊妄意躐等一超直入其蔽也爲狂躁爲誕傲爲侮聖言爲蔽淫邪遁而不自覺愚切懼其爲陷学者之大坑大穽也不得已而書其後

附録中

附録下

答程珙問仁義之說

戊戌先生辭朝至玉山邑宰司馬迈請爲諸生講說辭不聽乃就縣庠賓位因學者所請問而發明道要聞者興起迈刻其語以傳于世

熹蓋聞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故聖賢教人爲學非是使人綴緝言語造作文辭但爲科名爵禄之計須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而推之以至於齊家治國可以平天下方是正當學問諸君肄業于此朝夕講明於此必已深

有所得不然亦須有疑今日幸得相會正好商量彼此之間皆當有益時有程珙起而請曰論語多是說仁孟子却兼說仁義意者夫子說元氣孟子說陰陽仁恐是體義恐是用先生曰孔孟之言有同有異固所當講然今且當理會何者爲仁何者爲義曉此兩字義理分明方於自己分上有用力處然後孔孟之言有同異處可得而論如其不曉自己分上元無功夫說得雖工何益於事且道如何說箇仁義二字底道理大凡天之生物各付一物性非有物只是一箇道理之在我者爾故性之所以爲體只是仁義

禮智信五字天下道理不出於此韓文公云人之所以爲性者五其說最爲得之却爲後世之言性者多雜佛老而言所以將性字作知覺心意看了非聖賢所說性字本指也五者之中所謂信者是箇真實無妄底道理如仁義禮智皆真實而無妄者也故信字更不須說仁義禮智四字於中各有分別不可不辨蓋仁則是箇溫和慈愛底道理義則是箇斷制裁割底道理禮則是箇恭敬撙節底道理智則是箇分別是非底道理凡此四者其於人心乃是性之本體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爲用則

仁者爲惻隱義者爲羞惡禮者爲恭敬智者爲是非隨事發見各有苗脉不相殺亂所謂情也故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恭敬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謂之端者猶有物在中而不可見必因其端緒發見於外然後可得而尋也蓋一心之中仁義禮智各有界限而其性情體用又自各有分別須是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四者之中又自見得仁義兩字是箇大界限如天地造化四序流行而其實不過於一陰一陽而已於此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又自見得仁字是箇生底意思通貫

周流於四者之中仁固仁之本體也義則仁之
斷制也禮則仁之節文也智則仁之分別也正
如春之生氣貫徹四時春則生之生也夏則生
之長也秋則生之收也冬則生之藏也故程子
謂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
包四者正謂此也孔子只言仁以其專言者言
之也故但言仁而仁義禮智皆在其中孟子兼
言仁義以其偏言者言之也然亦不是於孔子
所言之外添入一箇義字但於一理之中分別
出來爾其又兼言禮智亦是如此蓋禮又是仁
之著智又是義之藏而仁之一字未嘗不流乎

四者之中也若論體用亦有兩說蓋以仁存於心而義形於外言之則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而以仁義相爲體用若以仁對惻隱義對羞惡而言則就其一理之中又以未發已發相爲體用若認得熟看得透則玲瓏穿穴縱橫顛倒無處不通而日用之間行著習察無不是著功夫處矣珙又請曰三代以前止是說中說極至孔門答問說着便是仁何也先生曰說中說極今人多錯會了他文義今亦未暇一一詳說但至孔門方說仁字則是列聖相傳到此方漸次說到親切處爾夫子所以賢於堯舜於此亦可見

其一端也然仁之一字須更於自己分上實下
功夫始得若只如此草草說過無益於事也先
生因舉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一章而遂言
曰所謂性者適固已言之矣今復以一事譬之
天之生此人如朝廷之命此官人之有此性如
官之有此職朝廷所命之職無非使之行法治
民豈有不善天之生此人無不與之以仁義禮
智之理亦何嘗有不善但欲生此物必須有氣
然後此物有以聚而成質而氣之爲物有清濁
昏明之不同禀其清明之氣而無物慾之累則
爲聖禀其清明而未純全則未免微有物慾之

累而能克以去之則爲賢禀其昏愚之氣又爲物欲之所蔽而不能去則爲愚爲不肖是皆氣禀物欲之所爲而性之善未嘗不同也堯舜之生所受之性亦如是爾但以其氣禀清明自無物欲之蔽故爲堯舜初非有所增益於性分之外也故知性善則知堯舜之聖非是強爲識得堯舜做處則便識得性善底模樣子而凡吾日用之間所以去人欲復天理者皆吾分內當然之事其勢至順而無難此孟子所以首爲文公言之而又稱堯舜以實之也但當戰國之時聖學不明天下之大但知功利之可求而不知已

性之本善聖賢之可學聞是說者非惟不信往往亦不復致疑於其間若文公則雖未能尽信而已能有所疑矣是其可與進善之萌芽也故孟子於其去而復來迎而謂之曰世子疑吾言乎而又告之曰夫道一而已矣蓋古今聖愚同此一性則天下固不容有二道但在篤信力行則天下之理雖有至難猶必可至況善乃人之所本有而爲之不難乎然或氣禀昏愚而物欲深固則其勢雖順且易亦須勇猛着力痛切加功然後可以復於其初故孟子又引商書之言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但悠悠必做不做

則雖本甚易而反爲至難矣此章之言雖甚簡
約然其反復曲折開曉學者最爲深切諸君更
宜熟讀深思反復玩味就日用間便着實下功
夫始得中庸所謂尊德性者正謂此也然聖賢
教人始終本末循有序精麤巨細無有或遺
故才尊德性便有箇道問學一段事雖當各自
加功然亦不是判然兩事也中庸曰大哉聖人
之道洋洋乎發育万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礼
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然後行故曰苟不至
德至道不凝焉是以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学致
廣大而尽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

篤厚以崇禮蓋道之爲體其大無外其小無內
無一物之不在焉故君子之學既能尊德性以
全其大便須道問學以尽其小其曰致廣大極
高明溫故而篤厚則皆尊德性之功也其曰尽
精微道中庸知新而崇禮則皆道問學之事也
學者於此固當以尊德性爲主然於道問学亦
不可不尽其力要當有以使之交相滋益互相
發明則自然該貫通達而於道體之全無欠闕
處矣今時學者心量褊狹不耐持久故其爲學
略存些小影響見聞便自主張以爲至足不能
遍觀博考反復參驗其務爲簡約者既蕩而爲

異學之空虛其急於功利者又弱而爲流俗之
卑近此爲今日之大弊孝者尤不可以不戒方
子按此乃先生晚年教人真切之訓故具録之

門人勉齋黃　榦　述

嘉定丙子仲秋上丁之翌日同舍諸賢會于先師之祠下祀事畢俾某講明先師教人之意愚不肖何足以當此重念發學日久政有望於講習之益故敢僭言之竊謂先師之道本諸無極二五流行發育之妙具諸天理人心常行日用之間存之則爲聖爲賢失之則爲下愚爲不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躬行於上孔子孟子濂溪二程講明於下迨我先師剖析毫釐窮極幽眇推明演繹炳如日星爲學者慮至深切也至其

教人之方則曰居敬曰窮理曰力行此又其諄
諄反覆而屢言之者所讀之書則先之以大學
次之以語孟而終之以中庸其爲科級則又皆
可循序而進也從遊之士亦嘗從事於斯矣夢
奠之後篤信力行者不無其人其間亦有如某
之類棄其所學自負初心者可不深求其故耶
趨向卑而立志之不高私欲昏而信道之不篤
尋行數墨而見理之不明入耳出口而反躬之
不實此其所以粗有所聞而不能朞月守也嘗
試思之一命之爵人未有輕辭之者十金之產
人未有輕棄之者以其可貴也聖賢之道其爲

可貴豈直一命之爵千金之產哉受天地之中以生而聞堯舜禹湯數聖人之道居禮義之國而得大賢以爲之依歸豈可不講之終身而遽忘之乎昔者孔孟之教人曰守死善道曰舍生取義夫死生亦大矣至於道義之可樂則生不足戀而死不足顧生不足戀而死不足顧則於聖賢之道如飢者不忘食渴者不忘飲行者不忘歸病者不忘起猶未足以諭其切也如是則無負於先師之門矣不然則隨波逐流醉生夢死卒爲一世庸人而不自覺也豈不深可哀也哉此則愚不肖之所深病敢布露之以庶幾君

子之見教焉

右竹林精舍講義

文公年譜序

門人果齋李　方子

先生之道大矣小子不敏何足以知之高弟黄榦論次事狀辭嚴義密敢撫綱要綴以管穴繫語下方其辭曰　先生以命世之資負離倫之識年十有四即慨然有求道之志内攷諸典籍外參諸師友未得其要出入於釋氏者亦既有年及見延平先生與之往復其論欣然會心始信吾道之自足而惡異學之亂真由是復取聖經賢傳而講求之研精覃思夜以繼日微無不析深無不窮延平蓋屢有起予之嘆焉土於真

積力久功崇業鉅則延平之所未至者亦皆有以自得之上自羲文周孔羣聖相傳之統以及我

朝周程張邵諸老先生繼絶之緒下至古今諸儒訓釋發明片言一善之長莫不包羅合輯融釋貫通以協于一而會其歸蓋天地之純全古人之大體至是毫髮無遺恨矣先生之道之至固非小子所得而聞也嘗竊論之太極之妙立乎二氣五行萬物之先而行乎二氣五行萬物之内蓋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人之生也全而得之其體則[illegible]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

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情而心兼統焉凡散而
見於五典五禮庶物庶事之間固莫不各有當
然之則而不容已者是則所謂道也斯道也無
物不有大至於天地之運小至於一塵之微不
能外也無時不然遠至於古今之變近至於一
息之頃不能違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
不見其有餘也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不
見其不足也是故散一爲萬則條流脉絡粲然
而不可亂歛萬爲一則融會通貫渾然而不能
離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
人極立而天地參矣先生之道　至其與

北京圖書館藏